

歷史小說

這一家人叫溫莎

一個戰時改來的名字，如何裝下一百年的
愛情、責任、戰爭、醜聞與家族

WINDSOR

第一章 名字

1917 年夏天，溫莎城堡的窗戶全開著，房間裡卻沒有風。

喬治五世站在桌邊，手裡是一份需要改的名單。名單不長，但每一個字都讓他不耐煩。

薩克森—科堡—哥達。

他念到一半便停下。

「聽起來像一個火車站。」

坐在另一邊的瑪麗王后沒有抬頭。她正用鉛筆把幾個德國爵位劃掉，字寫得又小又整齊。

「以前你並不覺得。」

「以前德國人沒有把炸彈丟到倫敦。」

喬治把紙放回桌上。

戰爭已經打了三年。前線每天有新的傷亡名單，倫敦也遭到德軍空襲。偏偏攻擊英國的德國轟炸機裡，有一種就叫「哥達

（Gotha）」；而英國國王的王朝名稱，正是

薩克森—科堡—哥達（Saxe-Coburg and Gotha）。

這不是叛國。喬治五世生在英國，父親愛德華七世也生在英國，祖母維多利亞女王更是十九世紀英國本身的象徵。問題只是血緣。維多利亞嫁給德國出身的阿爾伯特親王，孩子又大量和歐洲王室通婚。到了喬治這一代，歐洲幾個正在彼此開戰的君主，私下其實是表親。

戰爭把原本很體面的家族網絡，突然變成政治麻煩。

瑪麗終於抬頭。

「如果要改，就不要只是把字翻成英文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也不要選一個聽起來像新造出來的姓。」

喬治在房裡走了兩步。窗外是城堡上院的石牆。再遠一點，是圓塔。那座塔站在十一世紀諾曼人堆起來的土丘上，外觀早就被幾代君主

改得面目全非，卻仍然比桌上任何一個家族名稱都更像「英國」。

他停下。

「溫莎。」

瑪麗沒有立刻回答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就叫溫莎。」

她順著他的視線看向窗外。

「城堡的名字？」

「為什麼不？」

瑪麗把鉛筆放下。她做任何事都不喜歡立刻表示贊成，彷彿情緒太快會損害判斷。

「因為我們不是一棟房子。」

「現在也不是一群德國人。」

「那倒是真的。」

這已經算她相當熱烈的支持。

晚餐時，長子大衛——正式名字是愛德華，家裡一直叫他大衛——聽見父親的決定，先笑了。

「所以我們從明天開始就是溫莎？」

喬治切著肉。「七月十七日正式宣布。」

「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所有信紙都丟掉？」

「不可以。」

「我只是問問。」

二兒子伯蒂低頭吃飯。伯蒂就是後來的喬治六世。他不像哥哥那麼容易讓一個房間跟著自己轉。說話前總會有半秒停頓，碰到某些字音甚至更久。小時候他因此非常怕在人前開口，家裡人也知道不要替他把句子說完。

大衛看了弟弟一眼。

「伯蒂，你覺得呢？」

伯蒂放下叉子。

「比、比哥達好。」

大衛笑。「這個標準不算高。」

喬治抬眼。「你最好習慣。你有一天會是這個家的頭。」

桌面突然安靜。

大衛靠回椅背，臉上的笑沒有完全消失，但變了質。

「是，父親。」

瑪麗看著兩個兒子。

她後來會比任何人都更清楚，名字可以一夜之間改掉，性格不行。

喬治五世那天做的決定，原本只想解決一個戰時公關問題。他不可能知道，十九年後，大衛會在離這座城堡不遠的地方簽下退位文件；也不可能知道伯蒂會被迫接過哥哥不要的王冠；更不可能知道一個叫「溫莎」的新王朝，真正最難處理的從來不是德國血統。

而是家裡的人總有自己的生活。

王室卻不能只過自己的生活。

第二章 大衛不要王冠

1936 年十二月，溫莎大公園裡的樹只剩枝條。

大衛住在貝爾維德堡（Fort Belvedere）。它名叫堡，實際上更像一棟遠離正式宮廷的鄉間住宅。他喜歡這裡，因為這裡不像白金漢宮。沒有每一扇門後面都站著一個制度。

華里絲·辛普森也喜歡。

至少在事情還沒有失控以前。

「他們以為如果把我送到法國，問題就會消失。」華里絲站在窗邊說。

大衛正在看一份從唐寧街送來的文件。

「他們並不在乎妳去哪裡。他們在乎妳不能成為王后。」

「這兩件事現在有差嗎？」

「對我有。」

華里絲轉身。她說話快，遇到感情反而常常用實際問題擋住。

「大衛，你現在還可以回頭。」

他沒有看她。

「你已經說過。」

「我今天再說一次。」

「那我今天再回答一次。」

「別把這件事說得像浪漫小說。」她的聲音冷下來。「這不是兩個人騎馬跑掉就結束。你有一個國家。」

「我知道我有什麼。」

「你有時候不知道。」

這句話打中了他。

大衛把文件丟到桌上。

「我一輩子都被人告訴我應該怎麼站、怎麼說話、和誰結婚。父親死了不到一年，他們就開

始告訴我連誰可以坐在我旁邊都不是我的事。」

「因為你不是一般人。」

「我沒有同意這件事。」

「你出生時也沒有人問。」

兩人都停住。

華里絲走到另一邊，拿起一根菸，沒有點。

她正在辦第二次離婚。她是美國人，之前已離過一次婚。當時英格蘭教會對離婚者在前配偶仍在世時再婚的態度非常嚴格，更不用說這位離婚者可能成為英國王后。首相史丹利·鮑德溫（Stanley Baldwin）已經把話說得很清楚：政府不支持，自治領也不支持，若國王硬要結婚，可能引發憲政危機。

大衛聽懂了。

他只是沒有因此改變主意。

幾天後，三個弟弟來到貝爾維德堡。

伯蒂、亨利、喬治。

桌上放著退位文件。

伯蒂進門後一直沒有坐。他的妻子伊莉莎白在家等他。兩個女兒也在。大女兒小名莉莉白（Lilibet），十歲。直到這一個月之前，她的人生還沒有被當成國家未來安排。

大衛看著弟弟。

「你可以坐。」

伯蒂搖頭。

「你是不是恨我？」

這個問題太直接，伯蒂反而說得比較順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大衛笑了一下。「這很不像你。」

「你想聽什麼？」

「實話。」

伯蒂的下巴繃緊。

「我怕。」

房裡沒有人動。

「我從來沒有準備要做這件事。你知道。我連一段廣播都要練很多遍。你卻——」

他停住，喉嚨卡了一下。越生氣越難控制。

大衛想幫他，但知道不能幫。

伯蒂重新開始。

「你卻把它放到我桌上，好像你不要的晚餐。」

大衛臉上的表情第一次真正垮掉。

「伯蒂。」

「別叫我伯蒂，好像我們還在兒童房。」

「那我要叫你什麼？陛下？」

這句話說出口後，大衛立刻後悔。

弟弟看著他。

「還不是。」

沒有人笑。

1936 年 12 月 10 日，大衛在貝爾維德堡簽下退位文書。三個弟弟作證。

第二天，他透過廣播告訴全國，沒有自己愛的女人，他無法承擔國王的重任。

他的正式王號愛德華八世只用了三百二十五天。

之後，他成為溫莎公爵（Duke of Windsor）。

這個稱號幾乎殘忍得漂亮：十九年前父親才把「溫莎」這個名字送給全家，現在不要王冠的長子，反而把「溫莎」帶在自己身上一輩子。

伯蒂成了喬治六世。

十歲的莉莉白，成為王位第一順位繼承人。

瑪麗王太后接到消息後，很久沒有說話。

她不是不愛大衛。

正因為愛，才更不能理解。

對她而言，王冠不是一份可以辭職去追求幸福的工作。它是家裡每個人從小被教會承受的東西。你可以不喜歡，可以害怕，可以做得不好。

但不能說不要。

這個觀念後來會一遍又一遍回到溫莎家。

只是每一代，都會用不同的方法和它吵架。

第三章 伯蒂學著當國王

喬治六世第一次在文件上看見自己的新王號時，覺得那是別人的名字。

他從小叫阿爾伯特，家裡叫伯蒂。父親是喬治五世，所以他選「喬治」作為王號，一部分是要告訴被退位震動的國家：事情沒有斷，父親的路還在。

名字可以很有用。

尤其當本人沒有信心的時候。

王后伊莉莎白比丈夫更快適應。

「你不能每天早上醒來都問自己配不配。」她有一次對他說。

喬治正在書房練廣播稿。紙上每個容易卡住的字都做了記號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答案每天都會不一樣，那樣太浪費時間。」

他抬頭看妻子。

伊莉莎白·鮑斯－萊昂（Elizabeth Bowes-Lyon）不是那種會把一個人的恐懼講成高貴品質的人。她喜歡人，喜歡笑，遇到麻煩時卻有一種驚人的實際。

「你只要先做今天的。」

「今天有廣播。」

「所以先把廣播做好。」

「明天呢？」

「明天再害怕。」

喬治忍不住笑。

「妳說得很容易。」

「因為我不用講。」

她走過去，把紙拿起來。

「從這裡再一次。」

國王照做。

幾年後，戰爭來了。

1939 年英國對德國宣戰。這一次，姓「溫莎」已經沒有德國政治包袱，但王室面對另一個問題：國王一家應該待在哪裡？

政府有人希望王后和兩位公主撤往加拿大。

伊莉莎白王后拒絕。

她的態度後來被濃縮成一句很漂亮的傳說版本：孩子不能沒有她，她不能沒有國王，而國王不會離開國家。

真實生活比句子麻煩。

倫敦真的會被炸。

白金漢宮也中彈。

喬治與王后白天留在首都履行工作，兩個女兒則大部分時間待在溫莎。城堡的厚牆突然又像十一世紀那樣有了防禦意義。王室珠寶被移到安全處，窗戶做遮光，地下空間成為防空避難所。

莉莉白十四歲。

妹妹瑪格麗特十歲。

兩個女孩住在一座有近千年歷史的城堡裡，晚上聽警報，白天照樣上課。

瑪格麗特最討厭的是遮光窗簾。

「整個國家都像得罪了太陽。」

莉莉白正在寫功課，沒有抬頭。

「晚上本來就沒有太陽。」

「妳知道我在說什麼。」

「那妳可以說清楚。」

「妳真的很像爸爸。」

莉莉白這才抬頭。

「這是稱讚嗎？」

瑪格麗特想了想。

「今天不是。」

她們性格從小就不同。莉莉白謹慎，東西放哪裡就要回到哪裡；瑪格麗特喜歡音樂、模仿人，也很快看出大人說話裡的荒謬。姐姐學會的是「不要讓自己成為問題」，妹妹比較常問「為什麼問題一定算我的？」

1940 年十月，莉莉白第一次廣播。

對象是戰爭中被疏散、離開家人的孩子。

她練了很多遍。

喬治六世知道女兒緊張，卻沒有替她說「不用怕」。他自己太清楚，叫一個人不要怕沒有用。

「慢一點。」他只說。「如果卡住，不要急著追前一個字。下一個字還在那裡。」

莉莉白點頭。

這是父親真正能教她的。

不是怎麼不害怕。

是害怕時仍然把句子說完。

第四章 兩個女孩

戰時的溫莎並不只有警報。

還有舞台。

1941 年開始，莉莉白和瑪格麗特在城堡裡演聖誕童話劇。演出是為了募款，也讓一群被戰爭困在巨大城堡裡的年輕人有事可做。滑鐵盧廳（Waterloo Chamber）變成臨時劇場，服裝、布景、排練，把王宮的一部分變得像學校禮堂。

瑪格麗特很適合舞台。

莉莉白比較適合準時到舞台。

「妳不能每次都改台詞。」排練時莉莉白說。

「如果新台詞比較好，為什麼不能？」

「因為其他人不知道。」

「他們可以聽。」

「那不是排戲的方法。」

瑪格麗特把裙襬提起來。「妳以後一定會是一個很累的上司。」

莉莉白愣了一下。

妹妹也愣了一下。

兩個人都知道那句話碰到不能碰的東西。

父親仍是國王。戰爭還沒有結束。但退位危機之後，所有人都知道王位最後極可能落到莉莉白身上。

她才十五歲。

那天晚上，瑪格麗特爬到姐姐床上。

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
莉莉白正在讀書。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妳生氣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妳說沒有的時候通常就是有。」

莉莉白把書闔上。

「我不是生妳的氣。」

「那妳生誰？」

姐姐沒有回答。

這是瑪格麗特後來很熟悉的狀態：有些東西會落到莉莉白身上，姐姐不會抱怨，旁邊的人也因此很難知道要怎麼幫。

1945 年戰爭結束。

勝利日晚上，兩位公主在父母允許下離開宮殿，混進倫敦街頭的人群。她們不是完全無人保護，但至少有三個小時，可以和普通年輕人

一起喊、一起笑、一起在燈光重新亮起來的城市裡走。

莉莉白後來回憶，那是她一生最難忘的夜晚之一。

因為沒有人向她鞠躬。

戰後，她和菲利普的關係越來越明確。

菲利普原本是希臘與丹麥王子，家族背景複雜，童年顛沛，和溫莎那種把每件東西都放回原位的氣質很不一樣。他在海軍服役，說話直，對宮廷的繁文縟節耐性有限。

瑪格麗特喜歡逗他。

「所以你真的願意娶我姐姐？」

菲利普看她一眼。「我以為問題已經問過本人。」

「我只是做最後審查。」

「結果？」

瑪格麗特故意看了他很久。

「還在考慮。」

莉莉白在旁邊笑。

這個家庭難得有一段時間，看起來只是家庭。

1947 年，莉莉白與菲利普結婚。

1948 年，查理出生。

1950 年，安妮出生。

如果歷史願意停在這裡，這會是一個很完整的結尾：一個在戰時長大的王位繼承人，嫁給自己選的人，有兩個孩子，父親還在。

歷史沒有停。

第五章 女王有一個妹妹

1952 年 2 月，喬治六世在睡夢中去世。

莉莉白人在肯亞。

消息抵達後，她二十五歲。

她回英國時，機場等她的人已經叫她女王。

這個變化快得不合人性。昨天一個人還有父親，今天所有文件都改了稱呼；昨天她可以把最後決定交給國王，今天最後決定就是她。

菲利普先學會的一件事，是退後半步。

這對他並不容易。

他是海軍軍官出身，習慣自己做決定。婚後原本以為至少家庭生活能由兩個人共同安排，現在連孩子用什麼家族名稱都成了國家問題。伊莉莎白二世最後確認王室仍然叫「溫莎」。

1960 年又補出一個折衷：部分不帶王子、公主頭銜的後代，可以使用「蒙巴頓－溫莎（Mountbatten-Windsor）」作為姓氏。

一個家庭連姓什麼，都需要公告。

瑪格麗特看在眼裡。

她二十一歲失去父親，姐姐則同時失去父親和私人身分的一大部分。

偏偏就在這幾年，瑪格麗特愛上彼得·湯森（Peter Townsend）。

湯森比她大十六歲，是父親生前的侍從官，也是戰爭英雄。

問題是，他離過婚。

這件事把 1936 年的鬼又叫回來。

報紙開始追。照片、猜測、評論，把一段原本只屬於幾個人的感情變成國家話題。1953 年加冕日，有人看見瑪格麗特替湯森制服撥掉一小片棉絮。如此小的一個動作，已足夠讓全國小報認定故事是真的。

某個晚上，姐妹在溫莎單獨吃飯。

瑪格麗特幾乎沒動食物。

「所以呢？」

伊莉莎白放下刀叉。

「什麼所以？」

「不要對我用那個聲音。」

「哪個聲音？」

「女王的聲音。」

伊莉莎白沉默。

瑪格麗特往後靠。

「看吧。妳現在連生氣都要先想是不是合憲。」

「這不公平。」

「當然不公平。整件事都不公平。」

她停了一下。

「我不是大衛。」

這句話讓姐姐抬頭。

大衛就是退位後的愛德華八世。他已經離開王室核心多年，和華里絲住在法國，偶爾回來時仍像一個家族沒有完全癒合的傷口。

「我沒有說妳是。」

「每個人都在想。」

「我沒有。」

「那妳想什麼？」

伊莉莎白看著妹妹。

她真正想的是：我希望妳幸福。

也想：我不能讓王室再經歷一次退位危機。

還想：教會怎麼辦？政府怎麼辦？民意怎麼辦？

最後她說的是：「我需要時間。」

瑪格麗特笑了一下，眼睛卻紅了。

「妳一直都有時間。我要的是人生。」

後來的檔案顯示，事情其實比當時公眾以為的更複雜。未必真的只有「放棄一切嫁給湯森」和「留下來當公主」兩條路，政府曾研究過更有彈性的安排。但 1950 年代的英國，教會對離婚再婚的態度、王室形象、國會程序與公眾期待，全都壓在這段關係上。

1955 年十月底，瑪格麗特宣布不和湯森結婚。

她在聲明裡把理由放在教會教義與對國協的責任。

她也強調決定是自己做的。

姐妹之間沒有因此得到一個漂亮結局。

真正的家庭很少有。

她們仍然相愛，也仍然會吵。瑪格麗特後來結婚、生子、離婚，成為報紙最愛寫的王室人物之一。伊莉莎白則繼續當女王。

一個選擇了愛情而離開王位的伯父。

一個選擇留下、沒有嫁給離婚男人的妹妹。

溫莎家用了不到二十年，就把同一個問題活成兩種答案。

還沒有第三種。

那要再等半個世紀。

第六章 童話

查理從小就知道自己有一天會當國王。

和母親不同，他甚至沒有一段「也許不會」的童年。

伊莉莎白二世即位時，他三歲。

所有人都知道，只要他活得夠久，王冠會來。
這使查理形成一種和母親完全不同的性格。女王遇到制度時，先問「規矩是什麼」；查理比較常問「為什麼規矩不能改」。他對建築、環境、宗教、農業都有大量看法，說起一件事會繞很遠，也會因為別人覺得他太認真而受傷。
菲利普常常受不了。

「你可以先把結論說出來。」

「如果先說結論，別人會不知道我怎麼到那裡。」

「這正是大家想要的。」

父子關係一直不簡單。

到了婚姻問題，事情更不簡單。

年輕時的查理認識卡蜜拉·尚德（Camilla Shand）。兩人相處自在，但查理進海軍、時間錯開，卡蜜拉後來嫁給安德魯·帕克·鮑爾斯（Andrew Parker Bowles）。

王位繼承人的婚姻不是只問「你愛誰」。

還問背景、年齡、名聲、宗教、是否能承受媒體、是否像未來王后。

然後戴安娜·史賓塞（Diana Spencer）出現。

她年輕、出身貴族家庭、沒有複雜的過去，而且非常上鏡。

1981 年訂婚時，戴安娜十九歲，查理三十二歲。

記者問他們是不是相愛。

戴安娜很快回答，當然。

查理卻補了一句後來被反覆播放幾十年的話，大意是：「愛到底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那一刻其實很能看出兩個人的差異。

戴安娜先感覺，再說。

查理先思考「愛」這個字的定義。

在日常婚姻裡，這種差異已經夠難。

在全世界攝影機前，它變成預告。

婚禮在聖保羅大教堂舉行。巨大裙襬、馬車、教堂、數億觀眾，把它包裝成一場國家童話。

童話最大的問題，是它不允許人後來說：「我們其實不適合。」

威廉 1982 年出生。

哈利 1984 年出生。

兩個孩子確實讓婚姻裡有很真實的快樂。

但查理和戴安娜需要的東西不同。查理希望有安靜、理解、共同興趣；戴安娜需要情感回應，也很快發現自己在婚姻裡比想像中孤單。宮廷的工作方式對她來說像一套沒有說明書的機器：每個人都知道哪扇門能開，只有她不知道為什麼。

她又偏偏非常擅長和公眾相處。

戴安娜碰觸愛滋病患、抱孩子、蹲下和人說話。那些動作在今天看起來不驚人，在 1980 年代的王室語境裡卻很新。她不是把自己放在群眾上方，而是往前靠。

媒體愛她。

然後開始需要她。

再後來，開始吞她。

第七章 房子著火

1992 年 11 月 20 日，溫莎城堡起火。

一盞故障的聚光燈點燃私人禮拜堂附近的窗簾，火勢沿著屋頂和房間迅速蔓延。

女王趕到時，城堡正在冒黑煙。

那不是她第一次看見王室被燒。

只是第一次真的有火。

消防員、工作人員和軍人不斷把畫作、家具、文件往外搬。屋內有人排成人鏈，能拿的先拿。聖喬治廳等重要空間被嚴重燒毀。

伊莉莎白站在雨裡看。

旁邊的人不太敢和她說話。

菲利普走過來。

「他們救了很多。」

女王點頭。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結構還在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會修好。」

她轉頭看丈夫。

「菲利普，我知道。」

他的嘴停住。

這就是他們四十五年婚姻的一部分：菲利普遇到災難會找解法；伊莉莎白在有解法時仍可能先難過。

火災發生的那一年，本來就已經夠糟。

安妮和馬克·菲利普斯的婚姻在四月正式結束。安妮沒有太多公開戲劇，很快在十二月與提摩西·勞倫斯（Timothy Laurence）結

婚。她處理人生的方式一向像騎馬跨欄：看準，過去，落地，不回頭問觀眾感想。

安德魯和莎拉·佛格森（Sarah Ferguson）在三月宣布分居。到了夏天，小報刊出莎拉在度假時與財務顧問約翰·布萊恩（John Bryan）的親密照片，其中最出名的畫面甚至讓全國討論到腳趾。

王室八卦從來不缺荒謬感。

只是查理與戴安娜的情況已經不再好笑。

安德魯·莫頓（Andrew Morton）的《戴安娜：她的真實故事》在那年出版，把婚姻裡的痛苦、戴安娜的心理危機與她對卡蜜拉關係的懷疑帶到公眾面前。後來人們才知道，戴安娜透過朋友間接提供了大量內容。

私密電話錄音也陸續流進小報。

不是一個家庭吵架。

是整個國家在早餐桌上讀他們怎麼吵架。

火災四天後，伊莉莎白在倫敦市政廳演說。

她用了拉丁文「annus horribilis」。

可怕的一年。

她沒有列清單。

不需要。

所有人都知道。

幾週後，首相約翰·梅傑（John Major）在國會宣布，威爾斯親王與王妃分居。

溫莎城堡可以重建。

婚姻沒有那麼簡單。

更麻煩的是，公眾開始問：為什麼要由納稅人付錢修王宮？王室到底是私人家庭，還是公共機構？如果是公共機構，為什麼它的婚姻和錢可以那麼私人？如果是私人家庭，為什麼大家又要替它維持宮殿和儀式？

這些問題沒有單一答案。

結果之一，是白金漢宮後來開始更廣泛對付費遊客開放，女王也開始繳納所得稅。

火把一些房間燒掉。

也把王室和公眾之間原本模糊的界線照得太亮。

第八章 三個人的婚姻

分居之後，查理與戴安娜並沒有立刻安靜下來。

恰恰相反。

兩個人開始各自說自己的版本。

1994 年，查理在電視訪談中承認自己曾經不忠，但強調是在婚姻已經「無可挽回」之後。

1995 年，戴安娜接受《廣角鏡》
(Panorama) 專訪。

那場訪問超過兩千三百萬英國觀眾收看。

她談孤獨、媒體、王室、婚姻，也談卡蜜拉。

最著名的一句話，大意是：這段婚姻裡有三個人。

沒有人需要問第三個是誰。

後來的調查證實，記者馬丁·巴希爾

（Martin Bashir）為取得訪問，曾用偽造的銀行文件等不當手段取得戴安娜與身邊人的信任。這個事實在當時沒有人知道。

當時大家只看見一位王妃坐在攝影機前，把王室最不願公開的事情一件一件說出來。

女王看完訪問後，沒有把自己的感受交給公眾。

但制度需要處理。

她後來寫信給查理與戴安娜，認為離婚應儘快完成。

1996 年 8 月 28 日，婚姻正式結束。

戴安娜不再使用「殿下（HRH）」稱號，但仍是威爾斯王妃戴安娜（Diana, Princess of Wales），也是未來國王威廉的母親。她和查理繼續共同負責兩個兒子。

對威廉和哈利而言，憲法、稱號、新聞聲明都不是最重要的。

他們只知道父母不再住在一起，而且全世界知道為什麼。

威廉比弟弟更早學會不讓臉說太多。

哈利則比較容易把難受變成玩笑或生氣。

戴安娜知道兩個孩子被夾在中間。她有時會故意帶他們去做普通事：遊樂園、速食店、醫院探訪。她希望他們知道，王室生活以外還有另一種世界。

查理也想保護兒子，只是方法不同。他更相信學校、鄉間生活和少一點媒體能讓孩子正常長大。

兩個大人對彼此有很多失望。

在孩子這件事上，至少有一個共同願望：不要讓他們變成婚姻戰爭的武器。

問題是，媒體不必答應。

第九章 巴黎

1997 年 8 月 31 日凌晨，電話把查理叫醒。

戴安娜在巴黎出車禍。

最初的消息混亂。

然後變得非常清楚。

她死了。

三十六歲。

查理後來和戴安娜的兩個姐姐飛到巴黎，把遺體帶回英國。

這種事情沒有王室禮儀可以預先排練。

因為戴安娜已經不是查理的妻子，也不再是「殿下」。

但她是未來國王的母親。

也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女人之一。

更重要的是，十五歲的威廉和十二歲的哈利正在蘇格蘭巴爾莫勒爾（Balmoral）和家人度假。

女王最先想到的是兩個男孩。

把他們留在家人身邊。

不要讓攝影機立刻包圍他們。

不要讓他們在母親死後幾小時就開始扮演王子。

這在巴爾莫勒爾裡很合理。

在倫敦看起來卻完全不同。

肯辛頓宮外的花越堆越高。人們哭、寫卡片、排隊。報紙開始問王室在哪裡。白金漢宮沒有降半旗，也被解讀成冷漠。

宮廷的答案是傳統：君主不在白金漢宮時，王旗本來就不升；王旗也從不降半旗。

公眾的答案是：她死了。

兩套邏輯在同一個旗桿下撞在一起。

菲利普對媒體的憤怒很直接。

「他們昨天追她，今天又來教我們怎麼哀悼她。」

女王沒有回答。

這句話很接近很多人心裡的矛盾。戴安娜死亡後，公眾第一時間強烈責怪狗仔隊；後來的調查會把事故責任放進更複雜的駕駛、速度、酒精與追逐環境裡。但在那一週，沒有人想要複雜。

大家只想找一個可以怪的人。

查理則被夾在另一個位置。

有人怪他毀了婚姻。

有人怪卡蜜拉。

有人怪王室沒有好好對待戴安娜。

他自己還要走進兒子的房間，告訴他們下一件事。

葬禮安排討論到一個問題：威廉和哈利要不要走在棺木後面？

這件事後來成為那場葬禮最難忘的畫面之一。

當時不是畫面。

是兩個孩子要不要在全世界面前走一段路。

菲利普最後對外孫說，如果你們要走，我陪你們。

9月6日，查理、威廉、哈利、菲利普和戴安娜的弟弟史賓塞伯爵走在棺木後。

路兩旁很安靜。

哈利後來對這段經驗有非常複雜的感受。

一個十二歲孩子不可能只因為穿上正式西裝，就突然理解什麼叫國家哀悼。

葬禮前一天，女王回到倫敦，透過電視對全國說話。

她刻意說，自己既以女王身分，也以祖母身分發言。

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句定位。

因為整場危機的核心，就是這兩個角色不再能用同一套規矩處理。

女王必須學會讓公眾看見家庭的感情。

公眾也第一次大規模要求王室不要只做「正確」，還要看起來有人性。

戴安娜生前一直把這兩件事推到彼此面前。

她死後，王室再也不能假裝那個問題不存在。

第十章 第三種答案

2002 年，瑪格麗特去世。

幾週後，王太后也去世。

兩人的身後事最後都回到溫莎。

瑪格麗特的骨灰安放在喬治六世紀念小堂；王太后也與丈夫喬治六世合葬。

對伊莉莎白而言，那一年像把童年最後幾扇門一起關上。

父親早已不在。

母親和妹妹現在也不在。

菲利普仍在。

查理仍在等王冠。

而一個很久以前就沒有解決乾淨的名字，又重新回到家庭中心。

卡蜜拉。

查理和卡蜜拉的關係早已公開。戴安娜去世後，王室花了多年慢慢處理卡蜜拉如何重新出現在公共生活裡。

不是因為沒有人知道。

而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太多。

1936 年，大衛為了一位離過婚的女人退位。

1955 年，瑪格麗特沒有嫁給離過婚的湯森。

2005 年，未來國王要娶一位離過婚的女人，而且自己也是離婚者。

同一個王朝。

三個答案。

查理與卡蜜拉沒有在教堂舉行法律婚禮，而是在溫莎市政廳完成民事婚姻。

伊莉莎白二世與菲利普沒有出席民事儀式。

這一點被媒體仔細解讀。

但之後，女王和菲利普都出席了聖喬治禮拜堂（St George' s Chapel）的祈禱與祝福儀式，女王還在溫莎城堡主持婚宴。

這就是伊莉莎白非常典型的做法。

她很少假裝矛盾不存在。

比較常做的是把矛盾分成不同房間。

法律婚姻在市政廳。

宗教祝福在禮拜堂。

家庭接受在城堡宴會。

沒有一個房間能單獨代表全部。

婚宴上，女王的致詞比外界預期輕鬆。她沒有把兒子的婚姻說成制度改革，也沒有公開重提戴安娜。

家裡的人已經受夠大型宣言。

查理那天看起來比 1981 年婚禮時放鬆得多。

卡蜜拉也一樣。

這不代表所有人都原諒了所有事。

歷史不是那麼整齊。

但它確實代表溫莎王室找到第三種答案：不必退位，也不必放棄婚姻。

制度改了。

社會也改了。

瑪格麗特如果還在，大概會很想評論。

至於她會說什麼，沒有人知道。

也許這樣比較好。

第十一章 兩個兒子

威廉和哈利成年後，王室很希望外界把他們看成一對兄弟。

這在照片裡很容易。

生活裡沒有那麼容易。

威廉是未來國王。

哈利不是。

這個差別小時候可以用「哥哥先來」解釋，長大後卻會慢慢滲進工作、保護、婚姻、住處、媒體價值與未來角色。

威廉的性格越來越接近祖母：先看房間裡每個人需要什麼，再決定自己說多少。他與凱薩琳·密道頓（Catherine Middleton）2011年結婚。三個孩子接著出生：喬治、夏綠蒂、路易。

這條線非常清楚。

查理之後是威廉。

威廉之後，目前是喬治。

哈利走的是另一條路。

他當兵、去阿富汗服役，也比哥哥更公開談母親去世對自己的影響。2018 年，他與美國演員梅根·馬克爾（Meghan Markle）在溫莎聖喬治禮拜堂結婚。

那一天的溫莎很熱鬧。

城堡外擠滿人。

禮拜堂裡同時有英國王室儀式、美國名人、黑人福音合唱團與美國主教的講道。對很多人來說，那場婚禮看起來像一個王室正在變得更大、更鬆、更能容納不同背景的證明。

兩年後，哈利與梅根宣布希望退出「資深王室成員」角色，尋求更獨立的生活。

又一次，私人家庭與公共制度撞在一起。

只是這次沒有人需要退位。

伊莉莎白在 2020 年 1 月的公開聲明裡，用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詞：family。

她先說「我的家人」。

再談工作安排。

她表示支持哈利與梅根建立新生活，雖然原本希望他們繼續做全職王室成員。

這是 1955 年的伊莉莎白很難公開說出的語言。

王室仍然有規矩。

但「離開工作角色」不再等於「離開家庭」。

實際上，事情之後仍然非常痛苦。哈利與梅根搬到北美，接受訪問、出版回憶錄，和王室關係反覆緊張。英國媒體、種族議題、保安、金錢與家庭怨氣全部糾纏在一起。

威廉和哈利之間也不再是公眾熟悉的那對兄弟。

戴安娜曾希望兩個孩子彼此照顧。

她大概沒有想過，成年後真正考驗他們的，會是同一套媒體與王室結構，只是兩人選擇不同。

溫莎王室又多了一種可能：

人可以仍然是這個家的人。

卻不再替這個機構工作。

第十二章 家裡最難處理的事

王室常說「服務」。

這個詞很好用。

因為它把君主制從「我們生來有特權」改寫成
「我們生來有責任」。

伊莉莎白二世一生非常相信這套交換。

所以當家族成員的私人行為開始傷害公共角色
時，她的反應往往比外界想像更冷。

安德魯王子是她的次子。

年輕時是海軍軍官，參與福克蘭戰爭，後來長期承擔王室與商務相關工作。他也一直是小報喜歡的人物：生活高調、旅行頻繁，曾有「飛行里程安德魯」之類的揶揄。

真正的危機來自他與美國已定罪性犯罪者傑佛瑞·艾普斯坦（Jeffrey Epstein）的關係，以及維吉尼亞·朱弗雷（Virginia Giuffre）對他的性侵指控。

安德魯否認指控。

2019 年，他接受英國廣播公司《新聞之夜》（Newsnight）專訪，希望把事情解釋清楚。

結果幾乎完全相反。

訪問裡，他對受害者缺少同理的表現，以及一些廣受質疑的辯解，讓危機擴大。幾天後，他退出公共王室職務。

2022 年，相關美國民事訴訟以庭外和解結束；和解沒有等同承認責任。

對王室而言，真正殘酷的部分是：安德魯既是伊莉莎白的兒子，也是公共機構的一員。

一個母親可以愛兒子。

一個君主卻必須考慮，他是否還能代表王室。

這正是「The Firm」這個王室綽號最冷的一面。

它是一家人。

也是機構。

兩者不能永遠得到同一個答案。

伊莉莎白沒有公開談自己的痛苦。

她很少這樣做。

但到了晚年，王室的工作核心明顯收窄：查理與卡蜜拉、威廉與凱薩琳、安妮，以及少數仍承擔大量公務的成員成為主要支柱。

一個九十多歲的女王，必須一邊失去同代人，一邊處理下一代留下的問題。

王冠沒有退休制度。

至少當時沒有。

第十三章 菲利普

2020 年，疫情把伊莉莎白與菲利普留在溫莎。

城堡又一次變成避難所。

和 1940 年不同，這次沒有炸彈。

是病毒。

兩個九十多歲的老人和縮小後的工作團隊住在城堡裡，視訊、電話、文件繼續進來。女王的公開活動大量減少，但君主工作沒有真正停。

這段時間對他們夫妻來說也很罕見。

七十多年婚姻，大部分人生都被行程切開：她有國家責任，他有自己的工作；兩人不一定每天都有很多時間待在同一個地方。

現在幾乎只能待在同一個地方。

菲利普仍然會對不合理的安排不耐煩。

女王仍然不喜歡別人把私人生活講得太私人。

工作人員把兩人的日常形容成一個小型、相對安靜的「泡泡」。

2021 年 4 月 9 日，菲利普在溫莎城堡去世。

九十九歲。

女王七十三年的丈夫。

八天後，葬禮在聖喬治禮拜堂舉行。

因疫情限制，只有三十人參加。

那張照片後來被全世界看見：伊莉莎白二世穿黑衣、戴口罩，一個人坐在唱詩班席。

照片很容易被解讀成象徵。

對她本人，大概首先不是象徵。

只是旁邊的位置真的沒有人。

在她一生裡，菲利普曾經是那個最敢直接說「這主意很蠢」的人。首相不會這樣說，大臣不會，工作人員更不會。

瑪格麗特已經不在。

母親不在。

菲利普現在也不在。

溫莎城堡裡埋了很多國王和王后。

到了九十五歲，伊莉莎白比任何人都知道，王室歷史最後不會只留下加冕和陽台。

它也會留下空的椅子。

第十四章 女王回家

2022 年 9 月 8 日，伊莉莎白二世在巴爾莫勒爾去世。

九十六歲。

在位七十年。

查理在母親死亡的那一刻成為國王。

不必等加冕。

不必等國會投票。

王位沒有空白時間。

這就是世襲君主制最古老也最奇怪的地方之一：一個家庭最私人的死亡，同時自動產生一個國家的新元首。

查理三世。

卡蜜拉成為王后。

威廉成為王位第一順位繼承人，之後被冊封為威爾斯親王。

幾天裡，整個國家進入一套巨大儀式。

棺木從蘇格蘭回到倫敦。西敏廳公開停靈。人們排隊數小時，甚至整夜。

9月19日，國葬在西敏寺舉行。

但故事最後沒有留在倫敦。

靈車往西。

回溫莎。

當車隊進入長徑（Long Walk）時，城堡就在前方。那條景觀軸線原本是王室權力展示，這一天變成一條回家的路。

棺木進入聖喬治禮拜堂。

王冠、權杖與寶球最後被從棺木上取下。

那些東西屬於職位。

棺木裡的人不再需要。

晚一點，家族舉行私人安葬。伊莉莎白被安葬在喬治六世紀念小堂，和父親喬治六世、母親王太后、妹妹瑪格麗特，以及丈夫菲利普在一起。

她最後不是單獨躺在一座「女王陵墓」裡。

是回到家庭。

這一點和她整個人生很像。

她花了七十年讓外界相信，君主是一個制度角色。

最後卻回到一個非常小的房間，旁邊都是她一生最熟悉的人。

城堡外，查理已經是國王。

那個 1917 年為了躲開德國名字而臨時選出的「溫莎」，經過喬治五世、大衛的退位、喬治六世的戰爭、伊莉莎白七十年統治、戴安娜危機、婚姻改革、家庭分裂與媒體時代，仍然沒有消失。

不是因為這個家從不改。

正好相反。

它幾乎一直在改。

尾聲 這一家人現在叫什

今天的君主是查理三世。

他的妻子是卡蜜拉王后。

下一位是威廉。

威廉與凱薩琳的三個孩子，依序是喬治、夏綠蒂、路易。

哈利仍然是查理與戴安娜的兒子、威廉的弟弟，也仍在王位繼承順位裡，只是不再是工作

的王室成員。他和梅根有兩個孩子，阿奇與莉莉白。

伊莉莎白二世另外三個孩子也都還在這張家族圖裡：安妮、安德魯、愛德華。只是「家族成員」和「代表王室工作的人」，早已不再完全重合。

如果把名字一路往回念，就會發現真正的主線其實很簡單。

喬治五世有兩個最重要的兒子：大衛與伯蒂。

大衛成為愛德華八世，又退位。

伯蒂成為喬治六世。

喬治六世有兩個女兒：伊莉莎白與瑪格麗特。

伊莉莎白成為伊莉莎白二世。

她的長子就是查理三世。

查理的長子是威廉。

這就是今天的溫莎王室。

但如果只記住這張血統線，仍然會漏掉真正使這個家成為「溫莎」的東西。

1917 年，他們為了戰爭改名字。

1936 年，一個國王為愛情放棄王位。

1955 年，一個公主為責任放棄婚姻。

1981 年，一場童話婚禮把王室推進現代名人文化。

1992 年，婚姻、電話錄音、小報醜聞和一場真正的大火一起撕掉王室的完美外表。

1997 年，戴安娜的死亡迫使君主制重新學習怎麼面對公眾感情。

2005 年，同一個家終於允許未來國王和離婚的卡蜜拉結婚。

2018 年，溫莎又辦了一場全世界觀看的婚禮。

2020 年，哈利與梅根選擇離開王室工作。

2021 年，菲利普死在溫莎。

2022 年，伊莉莎白二世也回到這裡。

所以「溫莎」從來不只是一個姓。

它更像這個家和英國社會之間不斷重寫的契約。

城堡給了他們名字。

而這一百多年發生的每一場戰爭、婚姻、醜聞、死亡和妥協，又一點一點告訴大家：

這個名字到底還能裝下多少不同的人生。

* * *

作者附記

這是一部以史實為骨架的歷史小說。喬治五世於 1917 年把王室家族名稱改為「溫莎」、愛德華八世於 1936 年在貝爾維德堡簽署退位文件、喬治六世意外繼位、伊莉莎白與瑪格麗特戰時居住溫莎、瑪格麗特與彼得·湯森事件、查理與戴安娜的婚姻與離婚、1992 年溫莎城堡大火、1997 年戴安娜死亡、2005 年查理與卡蜜拉在溫莎結婚、2018 年哈

利與梅根在聖喬治禮拜堂結婚、菲利普與伊莉莎白二世最後在溫莎的葬禮與安葬等主要事件，皆依公開歷史紀錄重構。

人物的私人對話、停頓、家庭餐桌、臥室與書房中的反應，以及部分事件之間的連接場景，屬於文學創作。小說刻意保留各人物不同的性格與說話方式，但不主張這些私人談話曾逐字發生。

王室「八卦」部分只使用已有公開紀錄的事件，例如愛德華八世與華里絲·辛普森、瑪格麗特與彼得·湯森、1992年的小報醜聞、查理／戴安娜／卡蜜拉、戴安娜《廣角鏡》專訪，以及安德魯與艾普斯坦事件。對存在爭議或後來才被查清的部分，正文盡量以「當時人們知道什麼」與「後來證實什麼」分開處理。

溫莎城堡並不是每一幕故事的發生地，但它是這個王朝反覆回到的家庭與制度舞台：1917年的名字從這裡而來；二戰時兩位公主在這裡生活；1992年城堡真的燃燒；2005與2018年的王室婚姻在這裡重新定義家族邊界；最後菲利普與伊莉莎白二世也在聖喬治禮拜堂留下身後位置。